

## “五七”队

林金栋

1974年,国家为工作在农村牧区的国家干部的家属下了城镇户,按照我父亲的履历和工作表现,我们家也有幸进入其中行列。母亲及我们兄弟姐妹都上了城镇户口,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离开土地开始吃供应粮食了,但接下来的问题却让一家人大为苦恼,靠父亲一人每月四十多块的工资显然很难维持一家子人的生计。

正当全家人为难之际,一个好消息传来,公社要组建“五七”队,不管哪个单位的家属,只要是城市户口、身体健康、本人同意,都可以成为“五七”队的工人,36岁的母亲就成了一名“五七”工。

1966年5月7日,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《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》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。

信中道:“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,这个大学校,要学政治、学军事、学文化,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,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,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……商业、服务行业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,凡有条件的,也要这样做。”为响应毛主席的“五七”指示,城镇职工家属走出家门,走上不同岗位参加生产劳动,这些职工家属组成的生产队,统一被称为“五七”队。

青达门公社“五七”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,是一个松散型组织,工人们有活干就集中在一起,没事做就在家里待命。常规的工作大概就是营务公社门前那片蔬菜地。那是一片小梯田,一层一层错落有致,也不过六七亩的样子,种了糜子、土豆、白菜、豆角、葫芦、红葱之类的作物,为公社食堂提供食材。

我不晓得那时为什么不栽种西红柿、黄瓜、青椒、茄子、西瓜之类的稀罕菜蔬,大概是公社干部们吃惯了米饭烩菜,还不习惯吃这些洋玩意儿吧。“五七工”都来自农村,干这些农活儿信手拈来,丝毫不疏。

蔬菜地的西头,打了一大口井,掩映在一片杨树林中,井水量很足,最深处足有三四米,用柴油机抽几个小时也抽不退,使得这块地变成了水田。夏日里,井水绿汪汪的,蛙叫鸟鸣,是小孩子最爱去的地方,但公社管得很紧,生怕出点事,我们只能“望水兴叹”了。菜地东头有一片沙枣树,到了秋天,沙枣零零星星挂在枝头,果子也涩,无人管理,这倒是我们的好去处,倚在树上,吐着染成白绿色涩涩的舌头。

除了种地,修路也是“五七”队的一项主要工作。公社门前有一条大路,那是树林召通往西梁外各公社的主干道。那时候降雨多,大架子梁那段坡路常常被山洪冲毁。雨一停,“五七”队的工人就扛着铁锹、推着那辆小铁车奔向那里,一两天的工夫,道路就畅通无阻了。平日里,在公路

两旁修水道,把从坡上下来的山水引到两侧沟渠里,小一点的山洪大路安然无恙。

雨季,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拉煤矸泥,那是煤层上面极细的一种矿物质,可以制陶瓷,但我们却把它当做屋顶的防水材料,在平屋顶上铺一层,夯实,遇到雨水就会将屋顶细小的缝隙自然补好,很是实用,免去和泥抹房之劳。煤矸泥就在几公里的纳林煤矿,公社那辆东方红50铃拖拉机冒着黑烟奔驰在河道里崎岖不平的天然砂石路上,“五七”队的工人就坐在颠簸的车兜子里,在煤矿和机关、家属大院间穿梭。倘若遇到礼拜天,经“五七”队队长同意,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可免费乘坐拖拉机到煤矿观光,前提是乖乖地听话。

“五七”队工人常去公社食堂帮忙,除了冬储腌菜、捆葱、土豆入窖外,每逢公社开两干会、三会和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,工人们就为大会服务,洗锅、涮碗、剥葱、剥蒜、烧火、打炭、担水、扫院,厨艺好的就成了大厨的助手了。

“五七”队队长冯毛眼,是公社长期临时工,三十多岁,个头不高,话语不多,每每分派完工作后,就懵不愣蹲走在最近前面干活,也不再指手画脚,当然也不需要,这群大婶干起活儿来格外卖力。七八个工人都是三四十岁的职工家属,上至公社领导的妻子,下至我母亲这样教师的婆婆,但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年龄相仿,文化水平相当,亲热得像姊妹一般。除了母亲是教师家属,其他都是公社家属大院的。她们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上衣,每人戴一顶像医生的的确良白色帽子,把头发包在里面,是不是统一要求,我就不得而知了,但肯定勤俭,干活时头发不至批下来。

工资待遇也像农村的生产队一样记工分,因为是阶段性工作,就一事一发,工作一天也就是块数八毛,但足以补贴家用,对我们这个家大人多、收入较少的家庭来说,已是雪中送炭了。

1981年10月,青达门公社机关搬迁到纳林煤矿所在地,青达门公社“五七”队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句号。

2010年,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《关于将原“五七工”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通知》,这一年,我母亲已经74岁。按照国家的要求,我们办理了有关证明等一系列手续,为母亲补缴了3万多元的养老保险费,这样母亲每个月就可以领取3000多元的养老金了,对一辈子没挣过工资的老太太来说,不仅是物质上的收入,更多的是享受党和政府对“五七”队工人的关心、厚爱。



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,打我记事起,它就在那里了。树干粗得我一个人抱不过来,树皮皱裂得像老人的手掌。每年五月,槐花开了,满院子都是甜的。

小时候,我最爱槐花开的时候。清晨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,在地上画出斑驳的光影。我躺在树下的竹床上,看那一串串白花在风里轻轻摇晃,像无数个小铃铛。偶尔有花瓣飘落,沾在我的脸上,凉丝丝的。

“小兔崽子,又偷懒!”奶奶总是一边骂着,一边从厨房走出来。她系着蓝布围裙,手里拿着长竹竿:“快起来,帮奶奶打槐花。”

我磨蹭着爬起来,接过竹竿。打槐花是门技术活,劲儿使大了,花枝就断了;劲儿小了,花儿又打不下来。奶奶在旁边指挥:“往左点儿……对,就那儿,轻轻一抖……”槐花簌簌地落下来,像下了一场雪。奶奶在树下铺了旧床单,花儿就落在上面。我趁她不注意,偷偷捡起一朵塞进嘴里。槐花蜜一样的甜在舌尖化开,带着一丝青涩。“又偷吃!”奶奶闻声出来,看了看地上的槐花,又看了看王婶补丁摞补丁的衣襟。“王婶,”奶奶弯腰捡起篮子:“这枝子花多,我们家用不完。你多摘些,回头我给你送点槐花蜜去。”

王婶的眼圈一下子红了。她低声道了谢,匆匆走了。我不解地望着奶奶。她摸摸我的头说:“一枝槐花两家香,这是老话。”那天晚上,奶奶做了很多槐花蜜,装在小瓦罐里。第二天,我跟着她给王婶家送去,还给村头独居的李奶奶也送了一罐。回来的路上,我的手里多了一把王婶给的腌萝卜干,还有李奶奶塞的两颗糖。

中午,厨房里飘出槐花饼的香味。奶奶把洗净的槐花和面糊拌在一起,在铁锅里摊成金黄的饼子。我蹲在灶台边,看着火苗舔着锅底,肚子咕咕叫。第一张饼总是我的,烫得我在两手间倒来倒去,也舍不得放下。“慢点儿,没人跟你抢。”奶奶说着,又往我碗里夹了一张。

下午,村里的孩子们就会来我家院子里

玩。槐树下荫凉,我们玩抓石子、跳房子。女孩子把槐花串成项链,戴在脖子上;男孩子把花梗含在嘴里,假装抽烟。有时候玩疯了,把奶奶晒在席子上的槐花弄得乱七八糟,免不了一顿骂,但奶奶从不真的生气。傍晚时分,她会用槐花煮一锅糖水,招呼所有孩子来喝。我们捧着碗,坐在树下,看夕阳把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那年我十岁,槐花开得特别旺。树枝沉甸甸地垂下来,有几枝都伸到了墙外。一天放学回家,我看邻居王婶正在摘我们家伸过去的槐花。“那是我家的花!”我冲过去喊道。王婶吓了一跳,手里的篮子掉在地上,槐花撒了一地。她涨红了脸,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奶奶闻声出来,看了看地上的槐花,又看了看王婶补丁摞补丁的衣襟。“王婶,”奶奶弯腰捡起篮子:“这枝子花多,我们家用不完。你多摘些,回头我给你送点槐花蜜去。”

王婶的眼圈一下子红了。她低声道了谢,匆匆走了。我不解地望着奶奶。她摸摸我的头说:“一枝槐花两家香,这是老话。”那天晚上,奶奶做了很多槐花蜜,装在小瓦罐里。第二天,我跟着她给王婶家送去,还给村头独居的李奶奶也送了一罐。回来的路上,我的手里多了一把王婶给的腌萝卜干,还有李奶奶塞的两颗糖。

后来我长大了,去城里上学。每年槐花开的季节,奶奶都会托人捎来一包晒干的槐花。信里说:“知道你爱吃槐花饼,城里没处摘,给你寄点。”再后来,奶奶走了。我回家奔丧时正值深秋,槐树的叶子

黄了,风一吹就落。院子里堆满了乡亲们送来的东西:一筐鸡蛋、几把挂面、新蒸的馒头……王婶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奶奶是个好人啊……”

如今我在城里安了家。小区里也有槐树,花开时也很香。但不知为什么,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上个月,儿子从幼儿园回来,兴奋地说:“爸爸,我们学校有棵大树开白花,老师说是槐花!”我忽然想起老家的院子,想起树下斑驳的阳光,想起奶奶拿着竹竿的身影。周末,我带着儿子回了一趟老家。老屋已经很久没人住了,但院子里的槐树还在,比记忆中更加高大。正是花期,满树白花如云。儿子欢呼着在树下跑来跑去,捡起落花问我:“爸爸,这个能吃吗?”我摘下一朵,轻轻擦净,放进他嘴里。看他眯起眼睛说“好甜”,恍惚间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。

我找来一根竹竿,学着奶奶的样子打下槐花。儿子在树下接着,笑声和三十年前我的笑声重叠在一起。晚上,我按照记忆中的方法,做了槐花饼。儿子吃得满嘴流油,妻子也说好吃。临走时,我包了一包槐花准备带回城里。儿子问:“爸爸,我们明年还能来吗?”我望着满树槐花,轻声说:“能,每年都来。”

车开出去很远,我还能在后视镜里看见那棵槐树。它站在老屋前,像一个沉默的守望者,守着我的童年,守着奶奶的记忆,守着那些关于槐花的甜蜜时光。

槐花一年开,一年年落。有些东西,就像树下的光影,看似消逝了,其实一直都在。

## 我永远朝着故乡生长

张彩霞



每一天,都过得慢。

每一年,却过得快。眨眼间,又快过年了。

对于自生活在农村的我来说,自从跨过四十岁的门槛,只要是节假日都会给住在市里的弟弟打电话,约他和我一块回农村看望父母。村里的人都说我们孝顺,老想着父母,经常隔三差五地回老家看望父母。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,那里有我的根,牵着我的魂。

冬至那天,我又和弟弟相约着回老家。还没进村庄,我就闻到了烟火的气息,淡淡的、糊糊的,还夹杂着甜甜的、香香的饭菜的味道。正是傍晚时分,夕阳的余晖与隐隐的雾霭汇合交融,村庄的轮廓模糊成晕染过的水彩画。我们的车子行驶在乡间平坦的柏油路上,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和愉悦感从我心底里喷薄而出。回到这儿,那些平日里工作中的许多无奈和人情的冷漠一下子烟消云散,心情无比美妙。

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,睁大眼睛,贪婪地看着车窗外的村庄。虽然冬已至深,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幅静谧典雅又生机勃勃的乡村图景:干净整洁的村道、造型新颖的小院房屋、现代的养殖大棚、紧紧相连的蔬菜大棚。一村一景,古色古香的圆木围栏里,隔一段都有一个小公园,或是一个小型健身广场,里面设置了健身器材、休闲长椅。鸟儿轻轻地飞翔,时而高歌,时而低语,悠闲自由。远处零星几户人家的烟囱里,冒出的炊烟悠然地飘向高高的天空,和白云融到了一起,仿佛要挽住夕阳的浅笑。

每次走近老家,看着自家屋顶上那缕牵魂的炊烟,都有一种冲动:退休后,卖掉城里的房子,在这里建个工作室,远离城市的喧嚣,安安静静地写作,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。累了在田野里散步,到园子里侍弄一会儿瓜果蔬菜。看日出日落,赏月望星空,览山野四时美景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早在2000年前,陶渊明就把田园生活写进诗句里,难怪古代那么多文人墨客留恋隐居生活,种种、喂鸡、纺织,把村庄作为心灵栖息地、梦中的乌托邦。

推开院门的刹那,月色仿若一位悄然而至的访客,也随着我一同迈进了院子。橘黄的灯光下,七十多岁的母亲早已为我们姐弟备好了饭菜。腾腾的水汽裹挟着熟悉而又令人馋涎的饭香,氤氲了整个屋子。母亲欢喜地接过我们带来的大包小包,嘱咐洗洗手就开饭。我和弟弟脱去棉袄,洗完手,扶着父亲一起围坐在圆桌边吃饭。久违的拼三鲜,难以忘怀的凉拌油泼咸菜

丝,还有萝卜馅蒸饺,更让人流口水……吃着饭,和父母聊着家常。父亲比以前更精神了,红光满面的。母亲诉说着村里变化:大部分人家的地都承包给合作社和农业公司;张家的二儿子辞掉了城里工作的,开了畜牧业公司。详细述说了李家女婿推销一种新型的取暖设备,村里好多人家都安装上了太阳能光伏板,只要接上这种取暖设备,家里就暖了,又干净又暖和。母亲还感叹地说道,庄稼人以后再也不用烧柴火了。

听着母亲的话,我的思绪回到儿时的村庄,那个炊烟袅袅的村庄。

那时候,村庄里住满了人家,整个村庄是一幅未经雕琢的自然画卷。清晨人们在鸡鸣狗吠声中苏醒,袅袅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中升腾而起。主妇们在简陋的厨房里忙碌起来,柴火在灶膛里噼啪地燃烧着,钢碗瓢盆乒乒乓乓地碰撞着,屋子里水汽弥漫,烟雾缭绕。田野里,男人们扛着农具,迎着朝阳走向那

家的方向飞奔。空气中飘荡着炒菜炝锅的香味。回家看到,那大铝锅里热腾腾的南瓜小米粥,大铁锅里白菜炖粉条,这便是我们家的晚饭。吃着热乎乎的菜,喝碗热腾腾的粥,那是一种多么熨帖和温暖的感觉啊!

那时候与炊烟为伴的大都是母亲,家里的一日三餐都是母亲操劳。我八九岁,但那时八九岁的孩子已经能做许多事情了。喂鸡、喂猪、拔猪草,看弟弟,扫地、倒垃圾;母亲做饭时,我先将灶膛里的草灰掏出,装在簸箕里,倒进猪圈里。回来时,顺带着抱回一大捆柴火。母亲生火的间隙,我就刷锅,往锅里添水。待水烧开了,我就飞快地给母亲铺笼布子,等母亲把馒头放锅里盖上锅盖蒸。我就专心地往灶膛里添柴火,开心地给母亲讲学校里发生趣事。我很喜欢干这个活,看着炊烟从灶膛里生出,拉起风箱,烟从灶膛里顺着墙上的烟道爬走,然后我和弟弟就跑到院子里,看着炊烟从黄泥土块垒砌的烟囱里冒出,在湛蓝的天空里盘旋。

没有风,世界寂静,那些柴烟成柱状,直直的一束,向着高空升腾,一直升到高高的天空,这才慢慢地散了,淡了,化作絮状,和高处的白云融到了一起。我仰头痴望着那些白烟,会产生许多联想:它们最后究竟去了哪里?化作清风还是白云?高空那么高,它们越走越远,心里会不会留恋最初出发的地方?特别渴望长大后像炊烟一样自由地飘向远方……

晚饭后,母亲并不在意是否关好家门,便拉着我去邻居大婶家串门。大婶一家围坐在火炉旁,昏黄的煤油灯在黑暗中摇曳着,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。女人们一边飞针走线地做着针线活,一边唠着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。千层底在他们的手中欢快地舞动着,灯花上那一缕缕缠绕的黑烟,仿佛也乐意配合着这温馨的氛围。邻居大婶有时会端来一簸箕炒瓜子或者炒花生让我们解馋。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大婶炒制的一种混合

米,现在想来,仍不禁令人垂涎欲滴。麻籽、燕麦用盐水浸泡后,再与炒熟的糜子、高粱米混合搅拌。麻籽粒和燕麦本身都含有油性,吃在嘴里,淡淡的油香与其他米粒的甜味巧妙融合,香得人舍不得下咽。但大多数时候,邻居家并不会拿出这么美味的炒货招待我们。所以,我没说一会儿就赶着要回家。这时,大婶就会讲些鬼故事来吓唬我。以至于在回家的路上,我总是心惊胆战,左顾右盼,急匆匆地走在母亲前面,生怕大婶故事里那个恐怖的女鬼从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猛地窜出来。我脚步踉跄,高一脚低一脚地朝着自家奔去,直到看见清冷的月光下,自家的烟囱,才放慢了脚步,惊慌失措的心才似乎得到了些许慰藉。

乡村的夜晚,静谧而安然。几声犬吠划破夜空,羊羔偶尔的“咩咩”声,在寂静的夜里回荡,也许是饿了,也许想起白天发生的什么。树上不时传来麻雀叽叽喳喳声,像是在诉说着白天的趣事。

这些场景,如同电影的回放片段,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现。月亮像是被那若即若离的炊烟轻轻托举着,缓缓升高,最终被几朵白云温柔地揽入怀中。月光像是涓涓细流,从那几朵白云间缓缓流下,它流过屋脊,淌过屋后的田野,越过那口幽深而神秘的老井,静静地淌过我的整个童年。

如今,乡下许多人家都已用上了煤气灶、电磁炉,现在只要上“太阳能光伏板”既可以供暖还可以做饭,晴天几乎可以实现零费用取暖做饭。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村里的一切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,村里人的生活也在岁月里变迁。

尽管近几年里,村里的人去城里买房的越来越多了。孩子在城里上学,很多人住进城里,村子里的住户越来越少。但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,城乡一体化,不少年轻人又从城里回到自己生土长的土地上创业,参与家乡建设。乡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,就像一块被打磨的璞玉,越来越宜居宜业。

我走到院子中,漫步在太阳能灯下,追寻着那份远去的记忆。记忆里那袅袅的炊烟,从心中升起,弥漫开来,慰藉着自己依然纯净朴实的心灵。

不管是过去,现在,还是将来,不管有没有炊烟升腾,村庄永远是我心中那份深深眷恋,是我的精神家园,它是我的根,牵着我的魂。